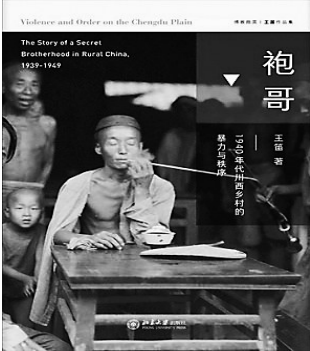


H 好书博览



《耗子大爷起完了》

年近古稀的叶广岑首次尝试儿童文学写作,写出了一部童趣盎然的好作品。她沉浸在童年的回忆里,不拿捏,不矜持,以孩子般纯净的真性情,讲述了主人公丫丫活泼率真善良仗义的童年故事,也讲述了老北京的大气、和谐,街坊邻里的善良、包容,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幽默和温情,却让我们沉溺于老北京远去的氛围难以自拔。迷人的老北京童谣贯穿始终,充裕着浓浓的京味人情。



《袍哥》

我们很多人听闻过四川历史上的袍哥组织,但对其详情则不甚了了。王笛先生这本书依据一份独特文献,带领我们走进袍哥的世界。这份文献是194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在成都郊区的“望镇”所做的田野调查报告《一个农村社团家庭》。通过对这份报告的解读,并参考其他各种文献,王笛为我们呈现了袍哥组织从起源到覆灭的大致历史,读来惊心动魄,堪比《教父》那样的黑帮小说。

关市人,但两人以前并不熟悉。知道左梅,是申力明搞的那次“捉奸”事件,让当时在镜铁山的人,一下子都知道了左梅。杨玉琼从王永学口中知道了这件事的内情。进一步接触是在妹妹杨玉洁请人家左梅办调动的时候。左梅对王玉波有意思,若没有意思,两人也不会走得那么近,后来两人被“捉了奸”,就想“弄假成真”,干脆嫁给王玉波算了!为此,她打破女人不先开口的惯例,先向王玉波明确示意,后又追到三山岛。没想到这王玉波却另有所爱,这“所爱”就是杨玉琼的妹妹杨玉洁。杨玉洁是在知道情况下去“参与竞争”的,这就必然对左梅造成了伤害。所以,妹妹让杨玉琼出面求左梅,杨玉琼是不抱希望的,也不想去碰钉子,就让玉洁直接去找左梅。

待续

美国穷人的租房僵局

2008年5月,当金融危机露出端倪尚未发酵的时候,马修·德斯蒙德,一名社会学专业研究生住进了密尔沃基南部一个拖车营。9月,美国财政部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,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,金融危机正式爆发。同时,德斯蒙德搬到北部旧城区的一处出租房。在这两个地方,他记录下城市贫困人群的日常生活与他们被驱逐的命运。这就是《扫地出门》一书的由来。

是不是每次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,总会有一些人被扫地出门?在书里,无论是三代同堂、带孩子的单亲妈妈,还是其他人,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付不起房租,继而被下了驱逐令。在密尔

沃基,这个密歇根湖西岸威斯康星州工商业大城,租房家庭约为10.5万户,每年需要驱逐1.6万人,比例已经非常高。驱逐行为也已经成为维护租房生态的系统性行为:治安官下有小组,负责执行驱逐;有搬家公司专接案子;有公司挖掘数据,制作房客筛选报告,列出租客过去的驱逐记录与法院档案,向房东出售这些资料。而历史上并不是如此。即便是在美国城市最荒凉的区域,驱逐房客也是非常罕见的,那往往会触发众怒。1932年2月,纽约布朗克斯区有三户人家遭到驱逐,结果社区的居民群起反抗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变化?是什么造成了美国贫困阶级的流离失所?

贫穷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状态,更成为了一种文化状态、精神状态。贫穷是否磨砺了心智?并没有。在物质生活匮乏的状态下,他们双眼紧盯当下,忘了要看一看前方,这种“短视”往往会让他们吃大亏。贫穷本身使人心力交瘁,然后变笨、冲动、误判形势,继而做出让人后悔一生的行动。同时,日常生活中的挫败、被拒绝、申请被驳回,都会严重打击人的自信心。

而这些,正是书中反反复复出现的情节。作者马修·德斯蒙德为我们奉献了一本精彩绝伦的民族志作品,深刻反应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冲突。编辑向你推荐。

王尚

半小时“书香”

我家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:每晚八点到八点半,是全家“读书时间”。这规矩是妻子定的,说是要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。儿子刚上三年级,起初极不情愿,总拿漫画书应付,眼睛却瞟着电视方向。我们也不强求,只管自己捧着书坐定,任他在沙发上扭来扭去。

可坚持了两个月后,有趣的事发生了。儿子渐渐不再扭动,偶尔会凑过来看我的书页,问这问那。再后来,他主动去书架上挑厚一点的故事书,虽然看得很慢,但每晚那半小时,竟真成了他一天里最安静的时刻。我和妻子暗暗得意,觉得这法子奏效了。

然而,打脸来得比预想快。那阵子工作忙,我晚上回家累得只想瘫着。八点钟一到,妻子照例拿起小说,儿子也乖乖抱

出《海底两万里》,我却悄悄摸出手机,躲到沙发角落刷新闻。起初只是看两眼,后来看得入神,手指不停往下滑。忽然,耳边传来儿子稚嫩的声音:“爸,你拿的是书吗?”

我一惊,下意识把手机扣在膝盖上,支吾道:“是……是电子书。”儿子歪着头走过来,凑近看了一眼屏幕——上面赫然是体育新闻的标题。他什么也没说,只是轻轻“哦”了一声,转身回去继续看书。但那个“哦”字里,分明带着一丝失望。

妻子在一旁没抬头,只淡淡说了句:“八点半还没到呢。”

我脸一热,把手机塞进抽屉,重新拿起桌上那本落了灰的《围城》。翻了几页,字都认识,心却静不下来。我用余光瞟向儿子,他正专心地读着,手指划过字行,

嘴角微微动着,似乎在默念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,他手里的书像一面镜子,清清楚楚照出了我的敷衍。

更让我惭愧的事发生在周末。那天下午,儿子兴冲冲跑来,手里举着一本《小王子》,说要给我朗读一段。他清了清嗓子,认真读道:“只有用心看,才能看得清楚;重要的东西,眼睛是看不见的。”读完后他问我:“爸,你懂这句话吗?”我点头说懂。他又追问:“那你昨晚看手机的时候,是‘用心’在看吗?”

我哑口无言。一个八岁的孩子,用书里的话轻轻松松戳穿了我的所有借口。从那以后,我家的读书时间再没人耍滑头。手机统一放在玄关的篮子里,三个人各占沙发一角,安静地翻着各自的纸页。 [山东·平邑] 魏益君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41

杨玉琼自是不会同意,但还是颇为感动,她了解这个人憨直、实诚,没有什么心眼,说的皆是肺腑之言,就说:“使不得!使不得!你和大秀处对象,都谈婚论嫁了,怎么可以这样呢?”

慕古秀说:“我这样做,大秀能理解,再说三山岛村追求她的人多了去了,缺了我她照样成家。你要是同意,我这就去跟她

说。”杨玉琼说:“不行,我不同意!我怎么能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呢?古秀兄弟,今后再也不要提这件事了,嫂子谢谢你了!”

慕古秀一下子被杨玉琼拒绝,不知说什么好了,挖摸着双手,站也不是,坐也不是,蹲也不是,好半天才蹦出一句:“嫂子,我知道了,我是做梦看太阳——自作多晴(情),你看不上我,我不是干部,到现在还是个代理连长。但是上头来的大首长说了,不让老实人吃亏,我的转干问题早晚能解决,你要相信我是能够转干的。”

杨玉琼又好气又好笑,但更多的是同情。她虽然不同意和刚认下的“弟弟”“姪一棒”,但相信这个老实人说的是老实话,是掏心窝子的肺腑之言,不能再伤害老实人了,伤害老实人是一个罪过。她哪里会嫌弃慕古秀不是干部呢?这扯到哪里去了?但她由此知道了慕古秀的心结,知道了慕古秀由此而生出的自卑心理,决不能在他伤口上撒盐,决不要